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范文正集卷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錄監生臣梁朝鼎

范文正集卷七

宋 范仲淹 撰

記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

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某來守是邦始搆堂而奠焉迺復其為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南京書院題名記

皇宋闢天下建太平功揭日月澤注河漢金革塵積絃誦風布乃有睢陽先生贈禮部侍郎戚公同文以貢于丘園教育爲樂門弟子由文行而進者自故兵部侍郎許公驤而下凡若干人先生之嗣故都官郎中維樞密直學士綸並純文浩學世濟其美清德素行貴而能貧祥符中鄉人曹氏請以金三百萬建學于先生之廬學士之子殿中丞舜賓時在私庭俾幹其裕故太原奉常

博士瀆時舉賢良始掌其教故清河職方員外郎吉甫時以管記以領其綱學士晝一而上真宗皇帝為之嘉歎面可其奏今端明殿學士盛公侍郎度文其記前參預政事陳公侍郎堯佐題其榜由是風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梁園歸歟魯堂章甫如星縫掖如雲講議乎經詠思乎文經以明道若太陽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時之妙萬物焉誠以日至義以日精聚學為海則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詞為鋒則浮雲我決良玉我切然

則文學之器天成不一或醇醇而古或郁郁於時或峻于層雲或深於重淵至於通易之神明得詩之風化洞春秋褒貶之法達禮樂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書博涉九流百家之說者蓋互有人焉若夫廊廟其器有憂天下之心進可為卿大夫者天人其學能樂古人之道退可為鄉先生者亦不無矣觀夫二十年間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臺閣蓋翩翩焉未見其止宜觀名列以勸方來登斯綴者不負國家之樂育不孤師門之

禮教不忘朋簪之善導孜孜仁義惟日不足庶幾乎刋金石而無愧也抑又使天下庠序規此而興濟濟羣髦咸厎於道則皇家二五之風步武可到戚門之光亦無窮已他日門人中絶德至行高尚不仕如雎陽先生者當又附此焉

清白堂記

會稽府署據卧龍山之南足北上有蓬萊閣閣之西有涼堂堂之西有巖焉巖之下有地方數丈密蔓深叢莽

然就荒一日命役徒而闢之中獲廢井即呼工岀其泥滓觀其好惡曰嘉泉擇高年吏問廢之由不知也乃扃而澄之三日而後汲視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淵然丈餘綆不可竭當大暑時飲之若餌白雪咀輕冰凜如也當嚴冬時若遇愛日得陽春溫如也其或雨作雲蒸醇醇而渾蓋山澤通氣應於名源矣又引嘉賓以建溪日注卧龍雲門之茗試之則甘液華滋說人襟靈觀夫大易之象初則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終則井道

大成收而勿幕有功也其斯之謂乎又曰井德之地蓋言所守不遷矣井以辨義蓋言所施不私矣聖人畫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愛其清白而有德義為官師之規因署其堂曰清白堂又搆亭于其側曰清白亭庶幾居斯堂登斯亭而無忝其名哉寶元二年月日記

岳陽樓記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脩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

其上屬余作文以記之余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
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横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
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
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都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
耀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檝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
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
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

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邠州建學記

國家之患莫大於乏人人曷嘗而乏哉天地靈粹賦于萬物非昔醇而今漓吾觀物有秀於類者曾不減於古豈人之秀而賢者獨下於古歟誠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興乎庠序者俊乂所由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數百年竝用此道以長養人材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效矣慶歷甲申歲予參貳國政親奉聖謀詔天下建郡縣之學俾歲貢羣

士一由此出明年春予得請為幽城守署事之三日謁夫子廟通守太常王博士稷告予曰奉詔建學其材出於諸生備矣今夫子廟隘甚羣士無所安因議改卜于府之東南隅地為高明遂以建學并其廟遷焉以兵馬監押劉保節度推官楊承用共掌役事博士朝夕視之明年夏厥功告畢增其廟度重師禮也廣其學宫優生員也談經於堂藏書於庫長廊四迴室從而周總一百四十楹廣廈高軒處之顯明士人洋洋其來如歸且曰

吾黨居后稷公劉之區被二帝三王之風其吾君之大賜吾道之盛節歟敢不拳拳服膺以樹其德業哉予既改南陽郡博士移書請為之記予嘗觀易之大象在小畜曰君子以懿文德謂其道未通則畜乎文德俟時而行也在兊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謂相說之道必利乎正莫大於講習也諸生其能知吾君建學聖人大易之旨則庶幾乎故書之

天竺山日觀大師塔記

師錢塘人也姓仲氏名善昇十歲出家十五通誦法華經十七落髮受具戒客京師三十年與儒者遊好為唐律詩且有佛學天禧中詔下僧錄簡長等注釋御製法音集師預選中書畢詔賜師名遂還故里公卿有詩送行師深於琴余嘗聽之愛其神端氣平安坐如石指不纖失徽不少差遲速重輕一一而當故其音清而弗哀和而弗淫自不知其所以然精之至也予嘗聞故諭德崔公之琴雅遠清靜當代無比如師則近之矣康定中

入天竺山居曰觀庵曰吾其止乎不下山者十餘年誦蓮經一萬過皇祐元年余至錢塘就山中見之康彊精明話言如舊一日遣侍者持書謝余曰吾願足矣將去人世必藏於浮圖之下願公記焉又一日侍者來告曰師化矣其門人中靄等葬師于塔復以師之言求為之銘銘曰

山月亭亭兮師之心山泉泠泠兮師之琴真性存兮孰為古今聊志之兮天竺之岑

書

奏上時務書

天聖三年四月二十日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范仲淹謹詣閤門再拜死罪上書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犯而難立然則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勉思藥石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塗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傾臣節以報國恩恥佞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

恨況臣之所言皆聖朝當行之事而未之行者諒有以也聖人之心豈不至此蓋當乎一日萬幾未暇餘論大臣之心豈不至此蓋懼乎上疑下謗未克果行臣請言之以發聖慮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于大亂乃

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為來者之資惟聖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已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況我聖朝千載而會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風從可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有天

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救之以文也及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以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可斯須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日久人不知戰國不慮危大寇犯闕勢如瓦解此失武之備也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於未萌治之於未亂聖人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者在康寧之時不

謂終無疾病於是有節宣方藥之備焉善安國者當太平之時不謂終無危亂於是有教化經畧之備焉我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敵四夸之患足以禦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不知戰爭之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況守在四夸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克始終唐陸贄議云犬羊同類狐鼠為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悟撫之不懷雖或時有

盛衰大抵常為邊患屬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
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浸多翻覆不
定託因細事嘖有煩言猜嫌多端其斯可驗此唐人之
至論也今自京至邊並無關險其或恩信不守釁端忽
作戎馬一縱信宿千里若邊少名將則懼而不守或守
而不戰或戰而無功再扣澶淵豈必尋好未知果有幾
將可代長城伏望聖慈鑒明皇之前轍察陸贄之讜議
與大臣論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舉忠義有謀

之人授以方畧委之邊任次命武臣密舉壯勇出羣之士試以武事遷其等差壯士蒙知必懷報効列於邊塞足備非常其或自謂無虞不欲生事輕長世之策茍一時之安邊患忽來人情大駭自古兵不得帥魚肉無殊乃欲倉卒戰鬬之間拔卒為將豺狼競進真偽交馳此五代之前鑒也至於塵埃之間豈無壯士宜復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頋在彀中此聖人居安慮危之備備而無用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建官共理

天下必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祿為恩故百僚師師各揚其職上不輕授下無冒進此設官之大端也我國家纍聖求理而致太平大約紀綱法象唐室以臣觀之宜法唐興之時不宜法唐衰之後唐興之時特開館殿以待賢俊得學士十八人聲滿天下此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成大化也曁至中興往往得人唐衰之後此選不盛我朝崇尚館殿目為清華輔相之材多由此選三館清密古謂登瀛近歲選出內庭逼居坊陌非唐

所謂集仙之館也又其間校讐之職或不由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歲年漸至清顯輕十八學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之意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其可否重為制度以法唐興之時而延廊廟之器此國家之大美也惟聖意詳之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諱之朝宜有賞勸自陛下臨政以來未聞旌一諫員賞一御史若言而無補是選之不精言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徒使犯顏者危緘口者安以進藥石為虛言以陳絲髪為供職三載

之後進退雷同臣恐天下竊議朝廷言路未廣忠臣未勸將令諫官御史之徒尸素於朝非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義重君臣賞延于世大勲之後立賢為嗣餘子則以才自調不使混淆而後大防一隳頽波千載凡居近位歲進子孫簪紱盈門冠蓋塞路賢與不肖例升京朝謂之賞延無乃太甚此必前代君危臣僭之際務相姑息因為典故以至於斯又百司之人本避鄉役不踰數歲例與出官莫非貪忍之徒絕異孝廉

之舉使親民政其弊如何開此二途歳取百數無所不有實累王風恐非任官惟賢之體也人避衆怨不敢上言遂令仕路紛紜祿位填委文武官吏待闕踰年貪者益礪其爪牙亷者悉困於寒餓徒於禮闈之内增其艱難壯士惜年數歳一舉乃相奔競至有訟爭而況偷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既廢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戒勸士無亷讓職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儻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

上風壞於下恐非國家之福也儻為長久之策則願與大臣特新其議澄清此源不以謗議為嫌當以治亂為意此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聞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父母秦以力則人視君如仇讎是故御天下者德可憑而力不可恃也伏惟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日崇聖德以永服天下之心若夫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刑典厚於惻隱在物祝網於民泣辜常戒百官勿為苛酷示天

下之慈也唯聖人能之恥珠玉之玩罷組繡之貢焚晉武之雉裘出文皇之宮人少度僧尼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唯聖人能之鷄鳴而起孜孜聽政每有餘暇則名大臣講議文武訪問艱難此皇王之勤也唯聖人勉之貴賤親疎賞罰惟一有功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捨一心之私從萬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唯聖人行之自古帝王與佞臣治天下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則忠臣骨鯁而易疎佞臣柔順而易親

柔順似忠多為美言骨鯁似彊多所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佞人滿朝直諫者見疎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辨之但日聞美言則知佞人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左右此國家之可喜也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自古王者外防夸狄内防姦邪夸狄侵國姦邪敗德國侵則害加黎庶德敗則禍起蕭牆乃知姦邪之凶甚於夸狄之患伏惟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致理之本也臣又聞聖人宅九重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靜

制動以重為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易而議也昨覩鑾駕順動稍頻恐非深居九重靜鎮萬國之意况進奏院報於天下天下聞之恐損威重先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巡幸之費尚或諫止今繼明之始聖政方新宜加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大悅天道降康不比先帝功成之年未可輕為巡幸伏惟聖慈再三詳覽每有順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望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方今聖

人在上賢人在側取捨之際豈有未至然而刑法之吏言絲髮之重輕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嚮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豈朝廷薄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為迂說不以淺末為急務則王道大成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至明也臨萬幾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羣臣之言而不敢偏

聽獨斷則千慮或失偏聽則衆心必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聖慮失則政教差而彌遠故先王務公共設百官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也開言路采羣議而不敢偏聽者懼衆心之離也今聖政方新動思公共委任兩地出入萬幾萬幾之繁能無得失乃許羣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無蒙蔽下無壅塞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然而臣下上言密陳得失未可盡以為實亦當深究其宜或務窺人短長或欲希旨上下動揺

賞罰之柄離隔君臣之情似是而非言偽而辯雖聖鑒之下能無惑焉偶動宸衷無益王道似此密奏之類更望聖慈深加詳覽與大臣議論可否然後施行儻密奏之言便以為實内降處分一面施行則讒譖之人緣隙而進以訐為直以詐為忠使内外相疑政教不一非致理之本也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者其在此乎伏惟聖明不可不察又自古親近小臣率多纎佞恃國恩寵為人階緣公議未行私請先至如此則人皆由徑

政有多門伏望聖慈深為防慮以存至公之道也臣曲陋之人本無精識覽前王之得失究聖朝之取捨因敢罄而陳之伏望聖慈詳擇一二干犯天威臣無任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某昧死謹言

范文正集卷七

范文正集卷八

宋 范仲淹 撰

書

上張右丞書

乾興元年十二月日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集慶軍節度推官監泰州西溪鎮鹽倉范某謹齋戒選日裁書拜于右丞閣下某聞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伊尹

之心也哲人傳焉故賢賢相與其道不息若顯若隱者則惟時爾使伊尹之心邈乎無傳則賢賢相綮來代以降豈復有致君堯舜覺天下之後覺者哉今有施阿衡之才之道而將博其傳者可無眷眷以求其人乎有服膺仁義親逢聖賢而未預其傳者可無遑遑以聽於大人之門乎敢齋戒以辦之恭惟右丞維嶽降神儀我華旦文以鼓天下之動學以達天下之志始乃育大節歷小位艱難備思造次惟道踐七諫之清列奉萬樞之密

府奏議森乎朝聽顧問沃於天心早以位峻中司禮嚴百辟人神協贊貳于台宰邴侯之問槃乎慘舒叔相之才著於禮樂而常居以正色動惟至誠名可巽而道不可屈懷可卷而節不可降故昨讓廟堂之高向星象之度能輕人之至重易人之至難故道清朝廷名高泰山蓋盡美矣然我宋重明累聖與周比隆賢人之業宜衛社稷當復正熒煌之座為萬邦之休光四海之景福此右丞之才之道之萬一也天下才士莫不稽顙仰望光

明但仲尼日月之階難為其升爾其何人也可預陶甄之末其大幸者生四民中識書學文為衣冠禮樂之士研精覃思粗聞聖人之道知忠孝可以奉上仁義可以施下功名可存于不朽文章可貽于無窮莫不感激而興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豈所謂不知量也又昔人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豈天下之道無從而正之而可得其指要乎其所以雞鳴孜孜望其有獲於此而當世大君子以其雕蟲之技而憐之者有矣未有謂

其之誠可言天下之道者今復吏于海隅葭菼之中與國家補錙銖之利緩則罹咎猛且賊民窮荒絕島人不堪其憂尚何道之可進自惜屬文未達見書未博三十為學未獲事大賢人之師周旋其心未能受大君子之道其愚不已尚遑遑乎聽於大人之門恭惟右丞播洪鈞之仁矜其不肖以一言置于左右至於稼穡之難獄訟之情政教之繁簡貨殖之利病雖不能辨亦嘗有聞焉似可備僚俊之末議且使朝夕執事於前覯之可否

如得其誠顧預教育然後天下之道可得而明阿衡之心可得而傳使其會遇之日有益於當時有垂於將來乃右丞之道傳傳而不朽矣昔郭隗以小才而逢大遇則燕昭之名于今稱道黄公天人也有以跪履而授帝師之道者豈以孺子而捨諸智愚不同人則然矣先民有言曰希聖者亦聖之徒也此庶幾於萬一然干犯台嚴無任狂越戰兢之至不宣某再拜稽首

上執政書

天聖五年月日丁憂人范某謹擇日望拜 上書於史館相公集賢相公參政侍郎參政給事某居親之喪上書言事踰越典禮取笑天下豈欲動聖賢之知為身名之計乎某謂居喪越禮有誅無赦豈足動聖賢之知耶矧親安之時官小禄薄今親亡矣縱使異日授一美衣對一盛饌尚當泣感風樹憂思無窮豈今几筵之下可為身名之計乎不然何急急於言哉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書言國

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庶乎四海生靈長見太平况今聖人當天四賢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然聖賢之朝豈資下士之益補乎蓋古之聖賢以芻蕘之談而成大美者多矣豈俟其引而質之况儒者之學非道不談其敢企仰萬一因擬議以言之皆令易行之事其末易行者其所不言也恭惟相府居百辟之首享萬鍾之厚夙興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躋富壽答先帝之知致今上之美况聖賢存誠以萬靈為心以萬

物為體思與天下同其安樂然非思之難致之難矣某竊覽前書見周漢之興聖賢共理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姦雄競起使天下為血為肉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興也如周漢焉其衰也亦周漢焉自我宋之有天下也經之營之長之育之以至于太平累聖之功豈不大哉然否極者泰泰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焉惟聖人設卦觀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變者其能久乎

此聖人作易之大旨以授于理天下者也豈徒然哉今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窮矣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久平則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材不充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思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則姦雄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材不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

恩則邦本不固矣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磐固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由令相府致君之功也儻不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為血為肉數百年亦令相府負天下之過也昔曹參守蕭何之規以天下久亂與人息肩而不敢有為者權也今天下久平脩理政教制作禮樂以防微杜漸者道也張華是西晉之危而正人無徒故維持紀綱以延歲月而終不免禍以大亂天下今聖人在上老成

在右豈取維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某竊謂相府報國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姦雄明國聽也固邦本者在乎舉縣令擇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備戎狄者在乎育將材實邊郡使敵無覬覦也杜姦雄者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絶亂之階也明國聽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也夫舉縣令擇郡長以救

民之弊者何哉其觀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為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徇巳少壯者恥州縣之職則政多茍且舉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胥吏不畏徭役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恤游墮不禁播藝不增孝悌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乎其怨來代之書論得失者謂相府有不救其弊之過矣如之何使斯人之徒為民父母以困窮其天下

又朝廷久有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遂行者蓋思退人以禮不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長世之策哉儻更張之際不失推恩又何損於仁乎今約天下令錄自差京朝官外不過千數百員自來郊天之恩鮮及州縣若天下令錄自大禮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資日替與職官七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俸除錄事參軍則縣令中昏邁庸常之流可去數百人矣蓋職官錄事參軍不甚親民為害亦細此謂退人以禮士豈有怨心

哉其間課最可尚論薦頗多俟到銓衡别議疇賞前既

善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由薦舉初入令録之人

並可注録事參軍如無員闕可授大縣簿尉仍賜令録

之俸其曾任令録有過該恩合入本資者可依初入之

例須此數條入令者鮮然後委清望官於幕職判司簿

尉中歴三考以上具理績舉充其川廣福建縣令可委

轉運使等就近於判司簿尉中舉移庶從人便若此後

諸處縣令特有課最可旌尚者宜就遷一官更留三載

庶其宣政者可以成俗其僥倖者自從朝典如此行之三五年中天下縣政可澄清矣願相府為天下生靈而行之為國家磐固基本而思之不以聽𦗟𦗟為𡠛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其又觀今之郡長鮮克盡心有尚迎送之勞有貪燕射之逸或急急於富貴之援或孜孜於子孫之計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獄訟稍簡為政成以教令不行為坐鎮以移風易俗為虛語以簡賢附勢為知幾清素之人非緣囑而不薦貪黷之輩非寒素而

不糾縱胥徒之姦𧼯竉風俗之奢僭況國有職制禁民越禮頒行已久莫能舉按使國家仁不足以及物義不足以禁非官實素餐民則菜色有恤鰥寡則指為近名有抑權豪則目為撥禍苟且之弊積習成風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某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亦謂聖朝有不救其獘之過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長為難者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爾故知縣兩任例升同判同判兩任例升知州奈何在下之時

飾身修名邀其清舉居上之後志滿才乏惩于素持止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賢愚同等清濁一致此乃朝廷避怨於上移虐於下俟其自敗民何以堪故鄭莊公伺共叔之自斃而春秋罪焉以其長惡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此聖人昭昭之訓豈用於先王而廢於今日者哉近年諸處郡長以贓致罪者數人皆貫盈之夫久為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數人而已乎雖轉運使提點刑獄職在訪察其如位望相亞怨仇可

敵非致敗露鮮敢發明宜乎論道之間激揚天下古者天子五載一廵皇上凝命于今六載矣以軍國重大未可行遠古之道今郊禮之餘宜宣大慶可於兩制以上密選賢明廵行諸道以興利除害黜幽陟明舒慘四方豈同常務可命御史嚴諭百僚與出使之官絶書刺往還之禮仍翌日首塗以禁請託茍利天下大體何傷所出使之官宜以宣慶為名安遠聽也其諸道知州同判耄者懦者貪者虐者輕而無法者墮而無政者

皆可奏降以激尸素又四方得以上聞末舉廵狩之禮而遣觀風之使非不典也然後委清望官於朝臣同判中舉諸郡長於朝臣知縣中舉諸同判令後同判之官非著顯效及有殊薦雖或久次止可加恩郡國之符不當輕授其知縣之人入同判者宜比此例如此行之天下郡政其濫鮮矣今一司一務猶或舉官一郡之閫生靈數萬反可輕授於人乎顧相府為天下生靈而行之為國家磐固基本而行之不以聽芻蕘為嫌而罷之天

下幸甚幸甚某前所謂官有定制不欲動揺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者兩宫聖人臨軒命使激揚善惡澄清天下何怨謗之有乎自兹以降非舉不授舉官之責厥典非輕何僥倖之有乎如所舉之人果成異政則宜旌尚舉主以勸來者聖朝未行此典蓋亦闕矣縣令長既得其才然後復游散去宂僭以阜時之財者何哉其觀天下穀帛厥價翔起議者謂生靈既庶使之然矣某謂生者既庶則作者復衆豈既衆之為累哉蓋古者四民秦

漢之下兵及緇黄共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業者不可勝紀此天下之大蠧也士有不稽古而祿農有不竭力而饑工多竒器以敗度商多竒貨以亂禁兵多冗而不急緇黄蕩而不制此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而皆衣食於農者也如之何物不貴乎如之何農不困乎其謂穀帛之貴由其播蓺不增而資取者衆也金銀之貴由其制度不嚴而器用者衆也或謂資四夷之取而使之然則山川之所出與恩信之所給自可較之非其所

敢知也今議更張之制繁細非一其敢畧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真常為性以潔淨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難於言而況於民乎君子弗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穢不可不約今後天下童行可於本貫陳牒必結其鄉黨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供養者勿從其請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别無子孫勿許方遊則民之父母鮮轉死於溝壑矣斯亦養𢗅獨助孝悌之風也其京師寺觀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憑由乃許收錄

斯亦辨姦細復游散之要也其天下寺觀每建殿塔蠹民之費動踰數萬止可完舊勿許創新斯亦與民阜財之端也又古者兵在於民且耕且戰秦漢之下官庫爲常貴武勇之精備征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之兵詎堪征伐旋降等級尚費資儲然國家至仁旨在存活若詔諸軍年五十已上有資産願還鄉里者一可聽之稍省軍儲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舊典此去冗之一也又諸道巡檢所統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

十不當一而諸州常患兵少日旋招致穀帛之計其耗萬億以其觀之自京四嚮千里之間或多寇盜蓋創置巡檢路分頗多而卒伍至羸捕掩無效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存之處資以禁軍訓練既精寇盜如取況千里之内抽發非難又使少歷星霜不至驕惰彼無用之卒可減萬數庶使諸郡節於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輔五百里内民田多隙農功未廣既已開導溝洫復須舉擇令長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間力致富

庶不破什一之税繼以百萬之糴則江淮饋運庶幾減半挽舟之卒從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於工之奇器敗先王之度商之奇貨亂國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驕華宜乎大變澆漓申嚴制度使珠玉寡用穀帛為寶此又去僭豐財之本也今盛明之代何事而不可行乎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久未能絶一旦使命婦不服工人不作于今天下無敢衣者使其餘奢僭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播藝之家古皆督責今

國家有勸農之名無勸農之實每於春首則移文於郡郡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矯報於縣縣矯報於郡郡矯報於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乎若縣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書丁寧復游散之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以周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藝者以時以度勤者惰者有勸有戒然後致天下富之壽之彼不我富不我壽者豈能革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觀夫國風之七月小雅之甫田

皆以農夫之慶為王化之基豈聖人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漢李唐雖有禍亂而能中興者人未厭德作亂者不能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興者人厭其德弔民者有以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不固也然則厚民力固邦本非舉縣令擇郡長則莫之行焉或謂舉擇令長久則乏人亦何道以嗣之其謂用而不擇賢孰進焉擇而不教賢孰繼焉宜乎慎選舉之方則政無虚授敦教育之道則代不乏人今士材之間患

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詞多纖穢士惟偷淺言不及道心無存誠曁于入官鮮於致化有出類者豈易得哉中人之流浮沉必矣至于明經之士全暗指歸講議未嘗聞威儀未嘗學官于民上貽笑不暇責其能政百有一焉詩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者庠序列于郡國王風云邁師道不振斯文銷散由聖朝之弗救乎當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時而教育哉乃於選用之際患其才難亦由不務耕而求獲矣今春詔下禮闈凡

修詞之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與旌别天下之望翕然稱是其間所存策論不聞其誰激勸未明人將安信儻使呈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級有講貫者别加考試人必强學副其精舉復當深思治本漸隆古道先於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周官之法興闕里之俗辟文學掾以專其事敦之以詩書禮樂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為邦材况州縣之用乎夫庠序之興由

三代之盛王也豈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一樂也豈偶言哉行可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之基也又李唐之盛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一使天下奇士學經綸之盛業爲邦家之大器亦策之上也先朝偶屬多務暫停此科令可每因貢舉之時申其墜典必有國士繼於唐人豈非邦家之盛選歟勿謂末必得人遂廢其道此皆慎選舉敦教育之道亦何患乏人哉儻國家行此數事若令刑政之用心則無不成

馬前代亂離鯨吞虎噬無卜世卜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為不急之務既在承平之朝當為長久之道豈如西晉之禍而有何公之歎者乎顧朝廷念祖宗之艱難相府建風化之基本一之日圖之二之日行之不以聽芻蕘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至于喦穴草澤之士或節義敦篤或文學高古宜從聘名之禮以厚澆競之風國家近年羔鴈弗降或有考槃之舉不踰助教之命孝廉之士適以為辱何敦勸之有乎又流外之官澄清

未至沿之則百姓受弊革之則諸司乏人將使羣謗不興衆心知勸不若敦仍舊之制加奬善之方自簿尉兩任有舉奏者許入錄事參軍錄事參軍有舉奏者許入職事官或換三班使臣既有進身之階豈無畏法之志設使流内之人無遷進之望而能盡公者必亦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人或采其藝能或出於仕族行藏必審考試必精避役之人無圖之類嚴革其弊高為之防既激其流復澄其源亦何患流外之冗乎某又謂育將材

實邊郡使敵無覬覦者何哉葢聞古之善禦戎者將不乏人則師戰而不衂邊不乏廪則城圍而不下敵疑且畏罔敢深入此劉漢所以長也不善禦戎者將在貴臣邊須遠饋故戰之則衂圍之則下敵無疑畏乘虛深入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用未必為福在開元之盛有函谷之敗可龜鑑矣何哉昔之戰者耄然已老今之壯者囂而未戰聞名之將往往衰落豈無晚輩未閑邊功此必廟堂之所思也仍聞沿邊諸將不謀方畧不

練士卒結援弭謗固祿求寵一旦急用萬無成功加以邊民未豐邊廩未實下武之際兵寡食足如屯大軍必煩遠饋則中原益困四夷益驕深入之虞未可量也于時廟堂之上雖有皐陶之謀伯益之贊不亦難乎夫天下禍福如人家道成於覆簣敗於疾雷聖朝豈恃其太平而輕其後計王衍之鑒豈曰不明清談之間坐受其弊蓋備之弗預知之弗為許下之兵日血十萬豈不痛心哉令西北和好誠為令圖安必慮危備則無患昔成

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觀周禮則大司馬陣戰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今孫吳之書禁而廢學苟有英傑受亦何疑且秦之焚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其敗也陳勝吳廣豈讀書之人哉况前代名將皆洞達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將家子弟蔑聞韜鈐無所用心驕奢而已丈有武備此能備乎今可於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兵畧歷試邊任使其識山川之向背歷星霜之艱難一朝用

之不甚顛沛十得三四不云盛乎至于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收其遺唐郭子儀武舉所得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識可賜孫吳之書使知文武之方異日安邊多可指任此皆育將才之道也又沿邊知同精加舉擇特授詔命專謀耕桑三五年間豐其軍廩此則實邊郡之道也將才既育邊郡既實師戰而不衂城圍而不下敵疑且畏敢深入乎縱有騷動朝廷可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一唐陸贄議緣邊備守之

術請置本土之兵勤營田之利與今事宜相近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之北邊有雲翼招收之軍更可增致作為奇兵至於營田之利宜常興作而加焉願相府為國家安危思之五代之亂非遠也為河朔生靈思之景德之前未久也今相府勞一夕之思絶百代之恥無使中原見新羈之馬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幸甚聖人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又曰民到於今受其賜管仲霸臣也而能攘戎狄保華夏功髙當時賜及

來代況朝廷之盛德乎其又謂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絶亂之階者何哉蓋天下姦雄無代無之或窮為夜舞或起為大盜伺朝廷之過執以為辭幸生靈之怨弔而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今明盛之朝豈有大過亦宜辯其毫末杜其堅冰或戚近撓權或土木耗國或祿賞未均或綱紀未脩或任使未平斯亦過之漸也其敢小舉其失以言之國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約拜除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懼乎致寇若力小任重則撓權亂法

增朝廷之過啓姦雄之志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所謂盜者其姦雄之謂乎今道路傳聞或緇黄之流或術藝之輩結託戚近邀求進貢或受恩賜或與官爵此撓權之漸矣可不畏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鑑一私則天下之輕重妍醜從而亂焉此先王之所慎也又土木之興久為大蠹或謂土木之廢出於內帑無傷財害民之弊故為之而弗戒也其謂內帑之物出於生靈太祖皇帝以來深恩遠慮聚之積之為軍

國急難之備非諂神佞佛之資也國家祈天永命之道豈在茲乎如洞真壽寧之宮以延燎之災一夕逮盡豈非天意警在帝心示土木之所崇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輟軍國急難之備奉有為之惑冀無狀之福豈不誤哉一旦有倉卒之憂須給賞之資雖欲重困生靈暴加率斂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儻謂內藏豐盈用不可竭則日者黃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力負資奔走道路豈惜府庫之餘而不用

之耶故土木之妖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言乎兩宮之不聽乎又文武百官之祿取兵荒五代之制或職輕祿重或職重祿輕重輕之間奔競者至大亨之世猶患不均豈聖朝之意乎所宜損之益之以建其極又令三司之官差除頗異祿賜弗輕何知弊而不言多養望以自進天下金穀決于羣胥掊克無厭取怨四海使先帝寛財之命弗逮于民和氣屢傷豐年寡遇曾不謂之過乎蓋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責課最朝受此職夕求他

官直云假塗相與匿禍天下受獘職此之由豈聖朝之意乎宜其別制考課重議賞罰激朝端之俊傑救天下之疲瘵其庶幾乎又古之勲臣賞延于世今則每舉大慶必行此典自兩省以上奏薦子弟竝為京官比於庶僚亦既優矣而特每歲聖節各序子孫謂之賞延黷亂已甚先王名器私假於人曾不謂之過乎非君危臣僭之朝何其姑息之如是耶遂使廕序之人塞于仕路曾未稽古使以司民國家患之屢有釐革然但革其下而

不革其上節於彼而不節於此天下豈以為然哉我相府豈惜一孺之恩不為百辟之表乎又遠惡之官多在寒族權貴之子鮮離上國周旋百司之務懵昧四方之事况百司者朝廷之綱紀風教之户牖咸在童孺曾無激揚使寺省之規剥牀至足公卿之嗣懐安敗名未嘗試難何以致遠非獨搢紳之議實亦玷鈞衡之公此則禄賞未均仕使未平綱紀未脩之類也斯獘巳久何可極乎惟我相府能革其弊能變其極而天下化成不

為難矣晉趙王倫石勒之徒心窺天子口責丞相豈非姦雄之人伺朝廷之過乎又令久安之民不經塗炭勞則易怨擾則易驚猛將謀臣威信未著况邊民尚困邊廩尚乏苟有騷動餽運所艱武備未堅敵志可騁既撓之以征戰或加之以饑饉生靈窮匱姦雄奮迅鼓舞羣小血視千里此五代之鑒昭昭焉非止方策之有云抑亦耳目之可接也我太祖皇帝亦嘗有事四方勞於餽運而生靈不敢怨姦雄不敢動者何哉一則餘民久在

塗炭乍覩明盛如子得母縱有勞役未甚曩昔此生靈所以不敢怨也又當乘天開之運震神武之威征伐四方動如山壓況躬擐甲胄備嘗艱難猛將如雲謀臣如雨此姦雄所以不敢動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爾今朝廷豈謂當時之易而不慮今時之難乎又謂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者何哉有若人未之病則苦口之藥鮮進焉國未之危則逆耳之言鮮用焉故佞人易進直臣易退其致君於有道也難哉及其既病也藥必錯

雜而進故鮮效焉及其既危也言必錯雜而用故鮮功焉蓋佞人在矣直臣遠矣其悔之也難哉今朝廷久安苦言而不用者勢使之然矣天深戒而不變者禍可畏矣伏聞京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四方聞之莫不大憂此天之有以戒也豈徒然乎而京師之災甚於四方何哉蓋京師者政教之所出君相之所居也禍未盈而天未絶故鑒戒形焉不獨恐懼其心必使脩省其政國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儻弗懼于心弗脩于

政漸盈于禍漸絶于天則國家四海將如何哉或謂國家之災由歷數之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論則夏禹九疇之書果妖言耶豈欲棄而焚之乎苟天下有善則歸諸已天下有禍則歸諸天豈聖朝之用心願黜術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謬矣必無過矣於保直臣斥佞人則兩宮二省之心如日星焉孰可蔽其明乎縱有行偽而堅言偽而辯試於行事人焉廋哉往日不極言而今極言者學陋之人思慮未精又覩安之時上懼失祿不

幸親今亡矣朝廷或怒之自頂至踵惟忠也又何憂乎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作長久之計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則福在國家功在相府得與天下生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竊以五代以來諸侯暴酷視民如芥生殺由之皇朝龍興典章一寬真宗皇帝至仁如天盡心于此內則舉執法之吏外則創按刑之司徒流之間無敢差者若今於教化之道復如刑名之用心亦何患不至乎今搢紳之間多議按刑

之司無益於外亦思之未深耳如得其人糾察四方絶斯民之宄協先帝之志豈無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謂川之既平可壞其防也今王刑既清王道可行此天下士人為相府惜其時也或曰天下之事猶指諸掌豈相府弗克行乎亦在兩宮之意爾謂人主在上或喜怒生殺或好惡邪正則諫諍之際為臣不易也若乃脩四方之政教正百司之綱紀澄清風俗相府之職也豈必兩宮之意乎儻相府疑其之言謂欲矯聖賢之知為身名之

計豈不能終喪之後為歌為頌潤色盛德以順美於時
亦何必居喪上書踰越典禮進逆耳之說求終身之棄
而自置於貧賤之地乎蓋所謂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
天下之憂是不為身名之計明矣觀前代國家當其安
也士人上言論興亡之道非聖主賢相則百不一采及
其往也則後之史臣收于簡策為來代之鑒今日之言
願相府采其一二為國家天下之益不願後之史臣收
于簡策為來代之鑒狂斐之人誅赦惟命以廟堂深嚴

恐不得上乃敢相門之下各致此書庶有一達於聰明干犯台嚴下情無任惶恐激切之至不次某死罪惶恐再拜

上資政晏侍郎書

天聖八年月日具銜范某謹齋沐再拜上書于資政侍郎閤下某近者伏蒙召問曾上封章言朝廷禮儀事果有之乎某嘗辱不次之舉矧公家之事何敢欺默因避席而對曰有之遽奉嚴教云爾豈憂國之人哉衆或議

爾以非忠非直但好奇邀名而已苟率易不已無乃為舉者之累乎其方一二奉對公曰勿為强辭其不敢犯大臣之威再拜而退退而思之則自疑而驚曰當公之知惟懼忠不如金石之堅直不如藥石之良才不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賢人之清舉今乃一變為尤能不自疑而驚乎且當公之知為公之悔儻默默不辨則恐搢紳先生誚公之失舉也如此其何面目於門牆哉請露肝膂之萬一皆質於前志非敢左右

其説惟公之采擇庶幾其進不為賢人之疑退不為賢人之累死生幸甚死生幸甚某天不賦智昧於幾微而但信聖人之書師古人之行上誠於君下誠於民韓愈自謂有憂天下之心由是時政得失或嘗言之豈所謂不知量也蓋聞昔者聖人求天下之言以共理天下於是命百官箴闕百工獻藝則大臣小臣無非諫也建善旌立諫鼓誹謗芻蕘采謡詠斯則何遠何近咸可言也此誠歷代令王惧上有所未聞下有所未達特崇此道以

致天下之言俾九重之深無所蔽也亦必憂國大臣懼義有所未從諫有所未上復廣此道以致天下之情冀萬乘之心有以動也其又聞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衛顗曰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哉亦忠臣之分也而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謂各司其局不相侵官如當二千石之位則不責尚書之政當尚書之位則不責三公之政非言路之謂矣又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蓋言

有道之朝教化純被則庶人無所議焉某登進士第由幕府歷宰字為九卿之屬似非庶人敢不議乎如云遠不當諫則伯夷叩馬諫武王豈近臣哉太公謂之義士夫子稱其賢人曽不以遠而為過乎至於頴考叔曹劌杜蕢絃高魯仲連梅福之徒皆遠而謀國者也前史嘉之況國家以公之清舉置某于近閣同文館之列唐文皇於此延天下之才使多識前言往行以諮政教之得失備廊廟之選用如朝廷延才之意不減於前則某事

君於此非遠也又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今國家詔百官轉對使明言聖躬之過失宰司之闕遺其不預轉對者俾實封章奏以聞則其非言未及而言也若以其好奇為過則伊尹負鼎太公直鈎仲尼誅侏儒以尊魯吾就縲絏而霸齊藺相如奪璧於强鄰諸葛亮邀主於敝廬陳湯矯制而大破單于祖逖誓江而克清中原房喬杖策於軍門姚崇臂鷹於渭上此前代聖賢非不奇也其患好之未至爾若以其邀名為過則聖人崇名教

而天下始勸莊叟云爲善無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説豈治天下者之意乎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經曰立身揚名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曰恥沒世而名不稱又曰榮名以爲寶是則教化之道無先於名三古聖賢何嘗不著於名乎其悲邀之末至爾其又闢天生蒸民各食其力惟士以有德可以安君可以庇民於是

聖人率民以養士易曰不家食吉如其無德何食之有其官小祿微然歲受俸祿僅三十萬竊以中田一畝取粟不過一斛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過三百金則千畝之獲可給三十萬以豐歉相半則其歲食二千畝之入矣其二千畝中播之耨之穫之斂之其用天之時地之利民之力多矣儻其無功而食則為天之螟為民之螣使鬼神有知則為身之殃為子孫之患其令職在校讎務甚清素前編後簡海聚雲積其閒荒唐詭妄之書十

有七八朱紫未辨膏肓奈何某棲遲於斯絶無補益上莫救斯文之弊下無庇斯人之德誠無功而食矣所可薦於君者惟忠言耳况我國家以六合之廣四葉之盛撫既濟之會防未然之幾兢兢持盈日昃不暇謂今天下民庶而未富士薄而未教禮有所未格樂有所未諧多士之源有所未澄百司之綱有所未振兵輕而有所未練邊虚而有所未計賞罰或有所未一恩信或有所未充乃詔百官轉對其未預者並許封章此吾君盡心

以虚受天下之言也亦天下君子盡心以助成王道之日也然獻言之初或有所賞於是浮淺僥覬之輩爭為煩言或采其細而傷其力或誇其利而隱其害下冒上之寵而矯其辭上疑下之躁而輕其說此政教之大害也其遠觀五帝三王爵以尚德祿以報功未有賞其空言者至於舜俞禹拜惟重其言而行之逮夫春秋之時則有舉賢之賞唐文皇賞孫伏伽之諫以天下始定而權以進之耳使久行焉今朝廷必欲求有道之言在其

擇而必行不在其誘於必賞言而無實則真有憂天下之心者不廢其進焉然後下不冒上之寵而直其辭上不疑下之躁而重其説此政教大利也某亦嘗聞長者之餘論鬱于胸中而莫敢罄發者恥與浮淺僥覬之徒受上之疑於國門矣某昨輒言國家冬至上壽之禮者斯言有罪必不疑其僥覬矣是故經一死以重萬代之法請皇帝率親王皇族於内中上皇太后萬壽請詔宰臣率百僚於前殿上兩宫聖壽實無減皇太后尊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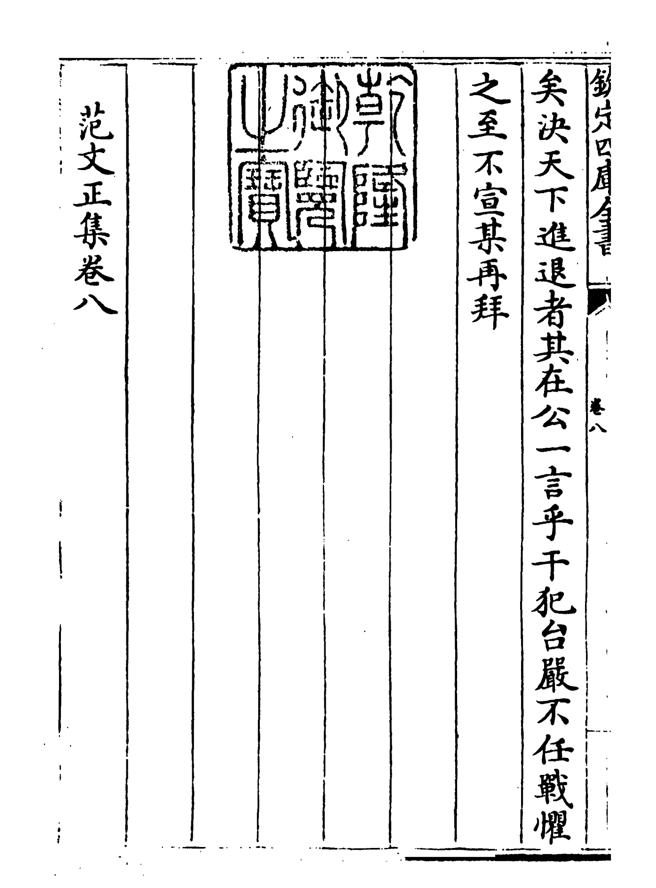
威又足存皇帝貴高之體蓋一人與親王皇族上壽於内則母子之義親君臣之禮異與百僚上壽於外則是行君臣之儀非敦母子之義在今兩宫慈聖仁孝之德而行此典則未見其損奈何後代必有舅族强熾竊此為法以仰制人主者矣聖朝既不能正之使後代忠臣何所執議先王制禮之心非萬世利則不行焉或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何泥於古乎其謂禮樂等數沿革可移帝王名䅣乾坤定矣豈沿革之可言哉若

謂其不知聖人之權則孔子何以謂晉文公譎而不正以臣名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諱其權而正其禮也豈昧於權哉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救苟誠為今日之事未量後代之患豈小臣之狂言大臣之未思也其天拙之效不以富貴屈其身不以貧賤移其心儻進用於時必有甚於今日庶幾報公之清舉如求少言少過自全之士則滔滔乎天下皆是何必其之舉也夫天下之士有二黨焉其一曰我發必危言立必

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為其一曰我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為斯二黨者常交戰於天下天下理亂在二黨勝負之間爾儻危言危行獲罪於時其徒皆結舌而去則人主蔽其聰大臣喪其助而遜言遜行之黨不戰而勝將浸盛於中外豈國家之福大臣之心乎人皆謂危言危行非遠害全身之謀此未思之甚矣使搢紳之人皆危其言行則致君於無過致民於無怨政教不墜禍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無憂此遠害全身

之大也使搢紳之人皆遜其言行則致君於過致民於怨政教日墜禍患日起大亂之下汹然何逃當此之時縱能遜言遜行豈遠害全身之得乎凡今之人生於太平非極深研幾豈斯言之信哉昔魏晉之亂哲人罹憂至有管寧之徒涉海而遁其今進危言於君親蹈危機於朝廷不猶愈於涉海之險而遁於異域者乎儻以其遠而盡心不謂之忠言而無隱不謂之直則而今而後未知所守矣惟公察其之辭求其之志謂尚可教則顧

不悔前日之舉而加平生之知使某罄誠於當時垂光於將來報德之心宜無窮已儻察某之志如不可教則願昌言於朝以絕其進前奏既已免咎此書尚可議責使黜之辱之不為賢人之累則某退藏其身省求其過不敢以一朝之責而忘平生之知報德之心亦無窮已恭惟資政侍郎羽翼舊賢股肱近輔赫赫之猷天下所望願論道之餘一賜鑒慮與其進則天下如某之徒皆不名而進矣與其退則天下如某之徒皆不斥而自退



矣決天下進退者其在公一言乎干犯台嚴不任戰懼之至不宣某再拜

范文正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范文正集卷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士臣周鋐

謄錄監生臣王璧成

范文正集卷九

宋　范仲淹　撰

上時相議制舉書

天聖八年五月日具位某再拜上書于昭文相公閤下某昨者伏蒙聖恩優賜差任蓋鈞造之際靡不獲所退省疎拙且驚且懼况唐虞舊域風俗淳儉獄無積訟亭

鮮過客棲遲偃仰何以報國然嘗試思之似有所補敢不冒黷而言之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道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失之鑒在乎詩是非之辯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幾陳得失之鑒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至於

扣諸子獵羣史所以觀異同質成敗非求道於斯也有能理其書而不深其旨者雖朴愚之心未可以適道然必顧瞻禮義執守規矩不猶愈於學非而博者乎今文庠不振師道久缺為學者不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風俗巧偽選用之際常患才難某聞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麗則知國風之衰惟聖人質文相救變而無窮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則有來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

薄則為君子之憂風俗其壊則為來者之資今朝廷思救其弊興復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下之學育天下之才是將復小為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丕變在此一舉然恐朝廷命試之際謂所舉之士皆能熟經籍之大義知王霸之要畧則反屏而弗問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書辨二十八將之功勲陳七十二賢之德行如此之類何所補益蓋欲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不以教育為意而以去留為功若如

所量恐非朝廷勸學育才之道也何哉國家勸學育材必求為我器用輔我風教設使皆明經籍之旨並練王霸之術問十得十亦朝廷教育之本意也況文有精粗理有優劣明試之下得失尚多何患去留之難乎今或伺其所未至誤其所甞習則天下賢俊莫知所守將博習非聖旁攻異端聖人之門無復啓發逮於後舉差之益遠如此則制科之設足以誤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文之弊恭惟前聖之文之道昭昭乎為神器於天下得

之者昌失之者亡後世聖人開學校設科等率賢俊以趨之各使盡其心就其器將以共理于天下故書曰咸有一德斯之謂矣顧相府為此一舉儻昌言于兩制如能命試之際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畧濟之以時務使天下賢俊翕然脩經濟之業以教化為心趨聖人之門成王佐之器十數年間異人傑士必穆穆于王庭矣何患俊乂不充風化不興乎救文之弊自相公之造也當有吉甫輩頌君之德吾相之功登于金石

永于天地者矣四海幸甚千載幸甚干犯台嚴無任僭越戰汗之至某再拜

與歐靜書

七月十二日高平范某謹復書于伯起足下近滕從事子京綸李唐制誥之文成三十卷各於文首序其所以而善惡昭焉足下命為唐典以僕觀之似所未安典之名其道甚大夫子刪書斷自唐虞已下令之存者五十九篇惟堯舜二篇為典謂二帝之道可為百代常行之

則其次夏商之書則有訓誥誓命之文皆隨事名篇無復為典以其或非帝道則未足為百代常行之典乃知聖人筆削之際優劣存焉如詩有國風雅頌之别也李唐之世三百年治亂相半如貞觀開元有霸王之畧每下詔命多有警策失之者蓋亦有矣如則天中宗昏亂之朝誅害宗室戮辱忠良制書之下欺天蔽民人到于今究之儻亦以典為名躋于唐虞之列不亦助欺天之醜乎是聖狂不分治亂一致百代之下堯舜何足尚桀

紂何足愧也僕不忍天下君子將切齒於子京乃請以統制之名易之而足下大為不可貽書見尤僕謂制者天子命令之文無他優劣庶幾不損大義爾足下謂冊制之類有七何特以制名焉七者之名有則有矣然近代以來暨于今朝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一名統諸詔命又有待制承制之官皆承奉王言之義也又令詔誥宣勅聖旨之類違者皆得違制之坐亦足見制之一名而統諸命令也故以統制為名以明備載其文不

復優劣觀其文者使自求之而治亂之源在矣足下又謂呂不韋輩著春秋賈誼之徒著書文中子著六經而無譏其僭者非也蓋春秋以時記事而為名也優劣不在乎春秋二字而有凡例變例之文書者載言之名而優劣不在乎書之一字而有典謨誓命之殊詩者言志之名而優劣不在乎詩之一字而有國風雅頌之議諸儒擬春秋詩書之名蓋不在乎優劣之地也未有亂典謨訓誥國風雅頌之名者足下若以唐之制書咸可為

典則唐人之詩咸可為頌乎足下又謂唐有六典杜佑著通典以此二書為證亦未也六典者唐之官局可為令式尊之為典者亦唐人一時自高爾又通典之書叙六代沿革禮樂制度復折中而論其可者以為典要尚庶幾乎刜二書之作非經聖人筆削又何足仰為大範哉足下博識之士當於六經之中專師聖人之意後之諸儒異端伯起不足繫以自取或足下必以統制為非則請别為其目典之為名孰敢聞命某再拜

與周騤推官書

六月十五日同年弟范某再拜奉書于周兄去年秋滕子京集李唐制書得一千首歐伯起請目之曰唐典僕始末閲其本而酌以重輕請避堯舜二典曰有唐統制伯起以書見讓謂典為是謂制為非僕亦辨而言焉而伯起不釋今復遺書云中有冊文十五或因其舊名可曰有唐冊制僕前書云必以統制為非則請別為之目以典為名孰敢鬭命伯起謂典謨訓誥其來遠矣夫子

因其舊史優劣不存焉僕謂舊史之文亦不苟作聖人筆削經史皆因其舊可者從而明之其不可者從而正之未嘗無登降之意也是故言易則因先王之卦從而讃之有聖人有后有君子之辭焉刋詩則因前人之作從而次之有國風雅頌之倫焉脩春秋則因舊史之文從而明之有褒貶之例焉書亦史也從而序之豈獨因其舊篇無優劣之意僕謂典謨訓誥之文或因其舊而次之亦聖人之優劣也伯起謂夏有政典周有六典僕

謂政典者果夏書耶虞書耶夏或有之何不列之于書或見删於聖人此又不足稱矣周之六典者周禮云天官掌建邦之六典乃周之法度書于典册非記言之例也夫子删書之際六典不預焉伯起又謂有漢典魏典晉典梁典僕謂此四典者必文人苟作或使之於前或失之於後非其正史君子不取也自堯舜而後歷代之史無以典為名者何哉蓋尊避堯舜為萬世之師使後之明王有所稽仰豈丘明班馬之流咸不到伯起之心

邪伯起又謂元結有皇謨柳宗元有平淮夷雅元柳唐人也而深於文不曰典而曰謨不曰頌而曰雅二君誠不佞歟伯起非唐人也反為佞乎以其冊制特謂之典豈有優劣之心乎如有優劣之心則不當以錯綜治亂之文躋于三代之上炳堯舜之光明如當優劣之心唐三百年冊制之文一旦易其名則何以哉進退無所據而序引滋繁枝葉之云不復詳釋豈若言亂正學非而博者乎將固有所激而極其理要乎周兄積學于書得

道于心覽聖人之旨如日星之昭昭願質其疑使來者不敢竊亂於斯文甚善甚善不宣某再拜

與唐處士書

十二月日高平范某謹再拜致書于處士唐君蓋聞聖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大乎哉秦作之後禮樂失馭吁嗟乎琴散久矣後之傳者妙指美聲巧以相尚喪其大矜其細人以藝觀焉皇宋文明之運宜建大雅東宮故諭德崔公其人也得琴之道志於

斯樂於斯垂五十年淸靜平和性與琴會著琴箋而自
然之義在矣其嘗遊於門下一日請曰琴何為是公曰
清厲而靜和潤而遠其拜而退思而釋曰淸厲而弗靜
其失也躁和潤而弗遠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後君子
其中和之道歟一日又請曰今之能琴誰可與先生和
者曰唐處士可矣其拜而退美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
且將師其一二屬遠仕千里未獲所存今復遇于上京
崔公旣沒琴不在於君乎君將憐其意授之一二使得

操堯舜之音遊羲黄之域其賜也豈不大哉又先王之琴傳傳而無窮上聖之風存乎盛時其旨也豈不遠矣誠不敢助南薫之詩以為天下富壽庶幾宣三樂之情以美生平而可乎其狂愚之咎亦冀捨旃不宣某再拜

答趙元昊書

正月日具位某謹脩誠意奉書于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為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為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

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胄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為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震悼累日嗟吁遣使行弔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

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絶之乃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邉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敝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為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為之流涕智士為之扼腕天子遣

其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
也汝往欽哉其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
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為大畧甚未副天子之意其與大
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
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為
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
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言語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
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

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册其料大王必以契丹為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為霸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絶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

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絶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蚤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四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

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為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兹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其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令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兹漢之兵民固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

顧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
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
戰鬬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
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
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
國無文治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
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以立有功必賞敗事必
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

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令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强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某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

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䰱為妖為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其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畧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為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為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

之體不名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為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呉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其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

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敎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駞羊之産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其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惟大王擇焉不宣某再拜

答安撫王內翰書

其諮目上安撫内翰學士其處事疏畧忤朝廷意既去職任而尚懐國家之憂如卞生獻璧不知其止足雖可刖而璧猶自貴奈何有昏眩之疾舉止少力不堪王事豈當預聞賢大夫之末議閤下此行采西北士庶之言欲下情之無壅又詢及猥陋其敢不罄其所見誠無取焉昨者西戎僭中朝之號四海憤怒雖困天下義當討伐今貴稱烏珠以避中朝取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

類此理頗順其餘須索尚有議論與奪或失此機會卒無休兵之期如更有沮敗則用何道却行招納國威愈屈為禍轉深儻朝廷欲雪邊將之恥必加討伐苟得良帥如漢之段紀明唐之李靖誠可行焉其下如今朝曹瑋之材尚堪委以大事不然則重為國家羞昔秦漢威加四夷限長城勒燕山困敝中國終成大悔至如西晉之衰羣胡亂華五代以來屢有侵侮累朝欲刷大恥終無成功真宗皇帝取漢文之策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

天下景福四十年矣今按史記律書有漢文之議言高旨遠可謂明主矣致天下和樂通于律吕故馬遷著于八書有旨哉其備邊之議雖復納好固不可懈也陜西沿邊二千里州軍城寨以兵勢分守皆不得已賊每全軍而來此則以寡擊衆必將發奇謀出死力然後可禦也不必大決勝負但覩釁而攻使來不厚獲去不全勝縱邊患未息而無長驅之害亦足為禦邊之策奈何將佐之中少精方畧或因門地巧於結託以取虚名或出

軍班昧於韜鈐以致敗事須鑒覆轍速於更張宜於沿
邊及諸處使臣軍員中搜訪智勇之人如資地至淺勲
勞未著即使權領職任令手下各有兵甲俟其有立即
時進擢庶可用之才早補將帥之乏如弓箭手殿侍姚
貴劉廷光輩可觀其效又涇原地平少險奇兵難用傷
殘之後人心憂怯將來賊之入寇恐多由此路須益兵
五萬大為之防不然或有所不支乘虛而進關中一擾
衆必大潰天下有危事矣惟閤下以衆說參取為國家

圖之不宣某再拜

上呂相公書

某啟中秋漸涼伏惟相公台候萬福某奉命此行至重至夏初欲道中上記以未到邊隅無可述者或有屑屑之見奏牘具焉初至長安見九江太尉首傳台旨頗言開釋尋來鄜延路巡按北視金明之役止數日復還延安極邊之情指掌可見金明一邑舊寨三十六人馬數萬一旦蕩去後來招安到蕃部三百來户不足為用又

塞門寨圍逼十旬諸將逗留無敢救者軍民數千一時覆沒及廢承平南安長寧白草四寨棄為虜境延安之北東西僅四百里藩籬殆盡近脩金明聊支一路將脩寬州以禦東北非多屯軍馬亦不能守必須建軍其利害具於奏中（所奏劄子方永興軍繫署令有圖子先具呈上）令延安兵馬二萬六千患訓練未精將帥無謀鬬以數路賊來勢何策以待皆不知所為但言出兵而已此不可不為憂也或得其人精練士卒山川險惡據以待寇俟有斬獲乘勝深

入賊勢一破烏散竄沙復舊漢疆宜有日矣如未克勝賊勢不衰縱入討除豈肯逃散或天有風雨之變人在山川之險糧盡路窮進退有患此宜慎重之秋也自延州至金明四十里一河屈曲涉者十三度此言山川之惡也或遇風雨不敵自困其令與延安當職議定約束急於訓練俟其精强可禦可伐亦令錄奏乞朝廷特賜威命則邊鄙可定廟堂無憂別路兵馬少處臨時制置不必倣此又張龍圖吏道精强但親年八十寓於他郡

復言不練兵律延安重鎮數郡仰賴若不主戎政所失則大段待制西人所望明鎬亦細知邊事惟相府裁之其惶恐再拜

又

十一月四日具位某謹東望再拜上書于昭文僕射相公閤下竊以文武之道一而文武之用異然則經天下定禍亂同歸于治者也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斯則將相之設文武之殊久矣後世多故中外不

恬二道相高二權相軋至有大將軍而居三司之上盖時不得已也五代衰亂專上武力諸侯握兵外重内輕血肉生靈王室如綴此武之弊也皇朝罷節侯署文吏以大救其獘立太平之基既而四夸咸賔忘戰日久内外武帥無復以方畧為言惟文法錢轂之吏馳騁于郡國以尅民進身為事業不復有四方之志一旦戎狄叛常爰及征討朝廷渴用將帥大患乏人此文之弊也前則劉平陷没范資政去官次則韓琦與其貳于元帥不

能成績以罪失職復以夏陳分處二道期于平定近以師老罷去而更張之三委文師一無武功得不為和門之笑且議耶令歸之四路復皆用儒彼謂相輔大臣朋獎文吏他日四路之中一不任事則豈止於笑當尤而怒之用儒無功勢必移于武師彼或專而失謀又敗國事况急而用之必驕且怨重權厚賞不足厭其心外寇未平而萌内患此前代之可鑒故裴度淮西之行不落韓洪都統蓋為此也其不避近名之嫌有表陳讓願相

公與兩府大臣因而圖之如鄜延環慶二帥一路以文一路以武涇原秦鳳二帥亦如之使諸將帥高者得邑下者增氣如寡策畧則擇俊人為之參佐仍使鄜延環慶二路如舊通其軍政涇原秦鳳亦如舊制則謀可相濟兵可相援矣今王仲寶是環慶部署兼管鄜延兵馬許懐德是鄜延部署兼管環慶兵馬涇原秦鳳副都部署於今亦然惟新命都部署則未有處分固不煩更改詔勅惟續降宣旨以兼之乃舊制也既文武參用二路兼資均其事任同其休戚足以息今日之謗議平他時之驕怨使文武之道協和為一何憂

乎邊患矣其復慮朝廷以逐路部署為經畧招討之貳謂之參用則此使權雜伍于下不足為重僅之虛設或以文換武謂之參用則前日換者人皆以儒視之或以新帥難動則其願避此路以待武帥請主外計仍領安撫舊名亦足救生民之困弊復可按邊陲之利病咸得聞于朝廷不為輕矣區區之意附記注梁學士達于台聽愁道涂雨雪之阻故復拜此不任懇切憂惶之至不宣某再拜

又

六月日具位范某謹齋沐上書于昭文僕射相公某近者伏奉制命就除邠州觀察使祇膺睿渥且榮且慶三上讓章未獲俞旨竊念某幼孤且賤始求五斗祿為養親計恇忪進退懼不可得今朝廷以方面之重受茲寵異為某之福可謂大矣豈敢忽千鍾之重哉蓋聞福者禍之所伏故循牆而走思以避之何則居諸將諸軍之上責人死效而自以無功受國重賞於己安乎其他利

害具在封奏復有大懼不敢聞于天聽而敢陳之於相
府今西北聳動在北為大雖遣使脩好或可暫弭奈何
積年之謀一朝而發以數十萬之賄便能充無厭之心
息舉國之衆乎必先困我而終於用兵萬一某輩移帥
朔方居大使節度之下見利而舉則加以擅興之誅持
重而謀則誣以逗留之咎堅城深池之內自擁其精甲
救危赴難之際而授以羸兵利害不得言進退不得專
大敵在前重兵在後當此之時儒臣文吏何以措手足

於其間哉劉平之勇猶不克濟此相公之所鑒也是則繫國家之安危生民之性命某豈可不自量力而輒當之遠慮近憂先聖之明訓何敢苟寵禄之福忘喪敗之禍耶其謂朝廷用儒之要莫若異其品流隆其委注衆皆望風凛畏以濟邊事比夫改為武帥與之參用功相萬也其謂相公弼諧於内在天下安危之事不得而讓也某輩奔走於外經畫百事亦不得而讓也某今日避此命者豈偷安之人哉誠有所存爾為國家先重其身

而安其心賴相公坐籌於内其輩竭力於外内外協一
奉安宗廟社稷以報君親以庇生靈豈小節之謂乎恭
惟相公與二府大臣同憂天下之時必能恕狂者之多
言采愚者之一得其胷中甚白無愧於日月無隱於廊
廟惟相公神明其照其豈得而昧之干冒台嚴卑情無
任危切之至不宣其惶恐再拜

上樞密尚書書

其啟云云伏惟樞密尚書台候起居萬福其奔走道塗

疲困已甚加應答文移中夕不寐無暇撰脩謝啓伏增
惶懼甚久在江外職業無可惟望廢退以遂麋鹿之趣
而朝廷過聽越次寄任拳拳負荷不能無憂今至延安
北入金明視城壘之役且欲深見邊事戎馬之後原野
蕭條金明北百里之間元有塞門栲栳二寨并李士彬
下蕃部寨二十六所悉已蕩去盡沒蕃境人不敢詣又
此間隨川取路夾以峻山暑雨之期湍走大石秋冬之
流屈曲如繞一舍之程渡涉十數山川之惡諸處鮮竝

兵馬出入所宜慎重又將帥無謀不務訓練坐困糧道惟請益兵兵聚城中無舍可泊人馬暴露時苦寒凛庫緡空虚不議營搆守禦之術寂寥無聞張龍圖言累陳乞只願領郡求免軍馬之務諸將何禀馬某已有奏章乞别選人段待制西人所望無出右者明鎬亦知邊事頗見疚心如僉議未諧即某不敢避儒士之筭豈能決成但一方之憂未有當者此夙夜切切不得已也秋霖弗止禾穗未收斯民之心在憂如割近分擘延安兵馬

作六將教習由鄜州之始其於利害奏牘具焉其卵翼門下雖竭心力常懼貽知已之羞此所以罄其短拙而不知朝廷可否之意惟待罪而已尚遠台座云云

與省主葉内翰書

某頓首竊惟皇上念天下之計至大至重思得良大夫主之故寤寐閤下之賢復有此拜而人莫得間之憂國者可不相慶然天下之計其難久矣自李唐中微天下多事諸節度各聚州兵據征賦以自支故有尾大不掉

之釁起矣此非唐之本謀但四方縱橫撲滅不暇故因其有功而分裂之蓋不得已也皇朝開造天下特革其弊重兵聚于京師至於諸節度之兵亦皆贍於度支誠長世之策也然祖宗之初約天下之入以周其用則倍有餘矣而八九十年間朝廷全盛用度日滋增兵頗廣吏員加冗府庫之災土木之蠹夷狄之貪水旱之患又先王食貨之政霸王之畧變通之術不得行於君子而常梘於羣吏則天下之計宜其難矣某出於孤平感遇

非淺亦嘗面陳君天下之計而應和者寡故不得行及其居外固當不復為言今閤下冄領大計必欲盡心為國家遠圖是君子可行之時非羣吏之可杌也某欲筆削於左右請公自行之則慮搢紳多言謂閤下力草前數君子之為以結上意又欲言於朝廷俟當閤下主議之亦懼獲晚節躁言之謗以故遲遲而莫能發但媿致身有餘報國無狀爾顧閤下熟念天下長久之計考前賢至當之論則必變而通之非俟某之云云也殘暑惟

自重為禱不宣其上

又

某啟近辱真誨答以報之自信之心弗改于舊此金石其誠對明神而無愧天下識者所以重道卿之髙正為此矣然國之安危存亡繫于其人正人安則王室隆正人危則天下憂故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所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豈特厚于已耶漢李膺之徒黑白太清而禁錮戮辱雖一身潔清千古不昧奈何邪正

相激速天下之禍漢室亦從而亡之僕以為與國同憂之人宜弗為也如與國存亡則有視死於鴻毛者豈特輕其已耶今上睿聖至仁惟股肱協德則堯舜同功天下為壽前者數君子感遇激發而高議直指不恤怨謗及羣毀交作一一斥去雖自信於心未足為恥使太上用忠之意謂吾道無可信者此不為重乎道卿能不鑒此宜其與國同憂無專尚名節而忘邦家之大則天下幸甚幸甚不宣某頓首

上呂相公并呈中丞諮目　知蘇州時

某諮目再拜上僕射相公伏蒙回賜鈞翰又訪以疏導積水之事何巖廊之上而意及畎畒是伊尹恥一物不獲之心也天下幸甚某連蹇之人常欲省事及覩民患不忍自安去年姑蘇之水踰秋不退計司議之於上窮俗語之於下某為民之長豈敢曲沮焉然初未甚曉惑於羣說及按而視之究而思之則了然可照今得一二以陳焉願垂鈞造審而勿倦則浮議自破斯民之福也

姑蘇四郊畧平窊而為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濬入于海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横沒諸邑雖北壓揚子江而東抵巨浸河渠至多堙塞已久莫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或一歲大水久而未耗來年暑雨復為沴焉人必荐饑可不經畫令疏導者不惟使東南入于松江又使西北入于揚子之與海也其利在此夫水之為物蓄而停之何為而不害決而流之何為而不利或曰

江水已高不納此流其謂不然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豈獨不下於此耶江流或高則必滔滔旁來豈復姑蘇之有乎矧今開畎之處下流不息亦明驗矣或曰日有潮來水安得下其謂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時刻少而退之時刻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能歸于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豈人力之可支其謂不然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扃之禦其來潮沙不能塞也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倍矣旱歲亦

扃之駐水溉田可救暵涸之災潦歲則啟之疏積水之患或謂開畎之役重勞民力其謂不然東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災沴之後必有疾疫乘其羸十不救一謂之天災實由饑耳如能使民以時導達溝瀆保其稼穡俾百姓不饑而死曷為其勞哉民勤而生不亦愈於惰而死者乎或謂力役之際大費軍食其謂不然姑蘇歲納苗米三十四萬斛官私之糴又不下數百萬斛去秋蠲放者三十萬官私之糴無復有焉如豐

穰之歲春役萬人人食三升一月而罷用米九千石耳荒歉之歲日以五升召民為役因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萬五千石耳量此之出較彼之入孰為費軍食哉或謂陂澤之田動成渺瀰導川而無益也其謂不然吳中之田非水不殖減之使淺則可播種非必決而涸之然後為功也昨開五河洩去積水今歲平和秋望七八積而未去者猶有二三未能播殖復請增理數道以分其流使不停壅縱遇大水其去必速而無來歲之患矣又

松江一曲號曰盤龍港父老傳云出水尤利如總數道而開之災必大減蘇秀間有秋之半利已大矣畎澮之事職在郡縣不時開導刺史縣令之職也然今之世有所興作横議先至非朝廷主之則無功而有毀守土之人恐無建事之意矣蘇常湖秀膏腴千里國之倉庾也浙漕之任及數郡之守宜擇精心盡力之吏不可以尋常資格而授恐功利不至重為朝廷之憂且失東南之利也其已具此聞于相府仰惟中丞有憂天下之心為

亦留意於此焉干冐威重𢍰情不任惶懼之至

范文正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范文正集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周鉱

謄錄監生臣梁朝鼎

范文正集卷十

宋 范仲淹 撰

祭文

祭謝賓客文

維景祐二年八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賓客謝公之靈嗚呼南有諸謝兮風流不衰金玉嗣音兮非公而誰大儒之丈兮醇醇而弗醨君子之器兮安安而弗攲升

百里之堂兮仗千里之麾載循良之吏兮形愷悌之詩踐瀛洲之華兮弗驅弗馳立憲臺之端兮有威有儀士患其薄兮公持重以厚之士病其躁兮公恬退以靜之歸去來兮賢哉遂偃仰以舒遲坐西臺而甚泰參東朝而非早嗚呼悵日月兮不留訴天地兮胡為仁者以壽兮我懷安悲老成以往兮我僚何師賴堂構之隆兮天弗我欺臧孫之後兮蓋相繼而丕丕想雲山之秀兮神實有知嚴子之隣兮可相與而熙熙國人不得而見兮

望秋光而淚滋伏惟尚饗

祭胡侍郎文

維寶元二年六月日具位某謹致祭於故侍郎安定公之靈惟公出處三朝始終一德或雍容於近侍或偃息於外邦動惟至誠言有名理卓茂以禮樂率下黃憲以度量過人靡尚威刑積有陰德安車以謝正寢而終老成云亡薦紳興慕某辱知深厚聞訃驚哀官守所縻不皇躬事嗚呼悲哉伏惟尚饗

祭蔡侍郎文

維寶元二年六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參知政事户部侍郎蔡公之靈天生䝨公泰山之東初矯首於王庭冠天下之英雄孤標孑孑美聲隆隆頡幽陋之何階亦卑飛於𠼝中瞻公青雲日大月崇出處二府心醇道充進惟兢兢退無忡忡端人之徒莫不望公近年京師密仰清風立朝禮隅報國心通憂愚之直憫愚之忠愚肸未還公出而終嗚呼邦之善人胡福不蒙欲一問於蒼

天天杳杳而誰窮尚饗

祭石學士文

維慶歷三年九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友曼卿學士之靈嗚呼曼卿之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爲哀曼卿之筆顔精柳骨散落人間寶爲神物曼卿之詩氣雄而奇大愛杜甫獨能嗣之曼卿之心浩然無機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不見曼卿憶兮如生希闊之人必爲神明

尚饗

祭吴龍圖文

維慶歷三年九月日具位某謹致祭於故龍圖學士凡之靈嗚呼與凡相知積有年矣行可師法言皆名理日重一日人望公起憂國憂民早衰而死嗚呼天有五行播於羣靈惟純惟粹㧞人乃生厥生不易厥道未行一朝往矣天地何情嗚呼我不得知泣而懷之又失此人寧莫我悲䰟兮有生來休盛時尚饗

祭吕相公文

維慶歷四年十一月日具位某謹致祭於故相贈太師令公呂公之靈嗚呼富貴之位進退惟艱君臣之際始終尤難公覯昌辰宰予庶揆保輔兩宮訏謨二紀雲龍協心股肱同體萬國久寧雍容道行四鄙多故憂勞疾生辭去台衡命登公袞以養高年如處嘉遁嗚呼日月迭來數不可回兩楹告兆萬乘興哀某素游大鈞猥居近輔得公遺書適在邉土就哭不逮追想無窮心存目斷千里悲風尚饗

祭陳相公文

維慶歷四年十一月日具位某謹致祭於故相太子太師贈司空侍中陳公之靈惟公挺生聖時素懷偉志高文醇醇得聖賢之粹大節落落鍾公輔之器出處三朝周旋五紀入調鼎鼐叶太平之治出仗旄鉞當夾輔之寄忠勞罄宣踐揚備至念始終兮覆簀謝崇高兮脫屣冠東朝之極品訪南華之深旨百辟所瞻五福具美大數奄終高風不墜搢紳仰其遺範子孫光其餘懿其行

役邊隅阻趍㝉次望音㣲而斷絶想老成而感涕尚饗

祭韓少傅文

維慶歴五年正月日具位某謹致祭於故太子少傅贈太保韓公之靈惟公寒苦而立平直以進賢材一伸淑聲大振天子乃知命鎮坤維兩川父老含哺而嬉入領中司進陟二府邦憲以清㝉職斯補一德一心弗愧弗負偃息近藩旨酒盈樽可以卧理不廢清言功成名遂揖讓而退為國元老望髙中外子孫詵詵禮樂簪紳積

善之報集于仁人嗚呼厥生有涯終焉惟命柱石之喪邦國不幸尚饗

祭知環州种染院文

維慶歷五年閏五月日具位某謹致祭於故環慶鈐轄知環州東染院使种君之位惟君少負氣岸兮聲蓋關輔青春多難兮白髮始遇西戎入寇兮邊臣共沮君從邊事兮獨立不懼營故寬州兮一日百堵鑿山出泉兮兵民鼓舞叛我者攻兮服我者撫延安東北兮俗康財

阜伊余知君兮屢以才舉卧環之麾兮禦彼外侮萬餘族落兮貪豺狡鼠畏如明神兮愛如慈父朝廷倚之兮一方柱礎忽焉長往兮葬于鄠杜君子憂邊兮尚有胡虜伊余追念兮心之酸苦焉得邊帥之盡如君兮守此西土尚饗

祭陜府王待制文

維慶歷五年八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天章待制子野親家王公之靈嗚呼自古皆有死公死特可悲生相

門而不驕幼矻矻而從師纔十五而碞成獻雄藻於丹墀天子愛而召試摛亹亹之英辭拜登瀛之妙選與先生而並馳起風采於臺閣久優游於歳時三借麾以出守民所至而熙熙性清方以自處政坦白而莫欺往按察於荆楚方澄清於一陲惟韓富之二公屢密啟於輔惟乃脩撰於史局尚未足以施為遽侍從於天閣聳內朝之表儀俄西鎮於陝郊懷周召之風規惟孜孜於生民將富庶之可期每布政於畎畝不飾名於路歧君子

愛之而心醉小人畏之以神離凡有志於時者皆望公於雲逵矧伊余之相知懷金石而弗移曩余謫於江南靡貴賤而見嗤公慷慨而不顧日拳拳以追隨何交道之斯篤曾不易於險夸仰萬石之家聲結絲蘿以相維庶子子與孫孫保歲寒之不衰嗚呼叔寶多病兮一朝已而顏子不壽兮厥靈何之神茫茫兮安問天杳杳兮曷司不見子野兮窮此生而長思尚饗

祭謝舍人文

維慶歷六年二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紫微舍人希深謝公之靈惟公雅識懿文發於誠性著國之史掌邦之命臺閣徊翔搢紳輝映德業素充聲猷日盛賢哉云亡顔淵不幸某同年之中切磋游泳今此于藩復仰前政不見故人愵焉如病尚饗

祭同年滕待制文

維慶歷七年三月日具位某謹致祭於故天章待制滕侯同年子京之靈嗚呼子京吾人之英文詞高妙志意

坦明自登朝闥翕然風聲言動兩宮上嘉其誠適升諫
曹心膂益傾謫去江徼暄涼屢更曾不齎咨奉親為榮
西夏猖獗僉曰當行乃藩于涇有城無兵渭帥敗覆戎
馬縱横征夫不復哭聲連營弔之綏之與治其生復卒
編民易服乗城完此生聚而不奔驚援兵四來擾攘攙
搶犒以牛酒萬夫豐盈衆稱其才達於朝廷既允公論
俄加寵靈經畧一路環慶邠寧愛民之力强兵之形機
謀若織邊陲如阜御史風言用度非經投杼之際遷於

巴陵巴陵政修百廢具興雖小必治非賢孰能往臨姑蘇人喜其升至未踰月美聲四騰遘疾不起福善何憑我固當悲同年之朋忠孝相勖悔吝相懲聞其凋落痛極填膺生平意義忽如弗曽獨有令嗣堂構可承我其撫之必教而稱子京勿恤魂兮高昇嗚呼哀哉尚饗

祭龍圖楊給事文

維慶歷七年三月日具位某謹致祭於故龍圖給事楊公之靈嗚呼余歲三十兮從事於譙獨棲難安兮孤植

易搖公方監郡兮風采翹翹一顧而厚兮甚乎神交議必以直兮中無藏鞱法必在平兮下無寃號政事以和兮不理而調志議以合兮不結而牢公徙兖丘兮彼豈無僚獨不我忘兮且薦且褒羽翼有漸兮階于雲霄二紀之餘兮恩榮屢叨公還自蜀兮勲望益高余貳國政兮得其風謠相目於庭兮中心昭昭曾未密啟兮余出亟郊謂公將享兮用于鈞陶天不輔善兮公殁于朝大䆮未充兮非夕非朝思欲報兮光塵寂寥子孫有善兮

余撫而招公之不見兮惟余心之忉忉嗚呼哀哉尚饗

祭尹師魯舍人文

維慶歷七年四月十一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龍圖舍人師魯之靈嗚呼天生師魯有益當世為學之初時大方麗子師何人獨有古意韓柳宗經班馬序事衆莫子知子特弗移是非迺定英俊迺隨聖朝之文與唐等夯緊子之功多士所推堂堂沂公延於幕中矯矯大康薦于四聰自兹登瀛坐揚清風舉止甚直議論必公人事

多故遷謫羈旅予行其志曾不為苦才弗可掩起于賤
所往貳經畧屢典藩府自謂功名如芥可取黑白太明
吏議横生斥於散地頹然不争惟曰我咎匪由人傾天
意已回吉宜大來于何感疾益重其災隱几澄神而已
焉哉嗚呼人皆有死子死特異神不惑亂言皆名理能
齊死生信有人矣嗚呼與子往還抑亦有年今見其終
益知子賢故友門人對泣漣漣哀哉

祭故相太傅李侍中文

維慶歷七年十一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太傅侍中之靈惟公生于東魯早游聖門育大若豹就志如鯤巍巍章聖仄席臨軒天下英雄雲翔駿奔公冠其首光華帝闈嘉猷日沃威顔日温數十年間秉持大鈞言必讜直道惟忠純或出或處有屈有伸兩朝真宰一德良臣白髮伏鉞氣猶過人青宫作傅禮能退身優游養壽静默含真人仰如仙上待如賓門館憧憧子孫詵詵咸聞詩禮並列簪紳人間之盛公無不臻嗚呼天地之數聖

賢一均高明而終精爽必神念昔登門遇厚情親曾莫之報是寧不仁東嚮何為歎惋悲辛嗚呼哀哉尚饗

祭葉翰林文

維皇祐元年己丑十月庚申朔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內翰侍讀學士諫議葉公之靈嗚呼賢哉道卿鍾乎粹靈秀格峩峩英采熒熒濬學偉大發於妙齡決策三篇萬儒竦聽闊視霄路直步雲庭天然清流不雜渭涇西垣北門大筆未停為藩為翰于澶于青乃牧京兆關輔

以寧再主大計實營實經慷慨國論冒干雷霆出守河橋期歸闕庭一夕奄去天地冥冥嗚呼遘時甚盛得主惟聖謂道必行謂事必正高節莫屈直言屢諍朝廷風采搢紳輝映天子知人期以輔政弗諧而去能不曰命嗚呼僕與公知則相知心蓬瀛共舍切瑳規箴蘇秀隣邦唱酬謳吟相許道大交薦言深久要之意不為浮沉今也云亡絶絃于琴白髮相失淸淚難禁音問一斷憂愁百侵古之遺直千載猶欽生平之交情何以任哀哉

尚饗

祭杜待制文

維皇祐三年正月日具位某謹致祭於故環慶經畧待制杜君之靈嗚呼大儒之門生此令人學深如海大敏若神羣經衆史精微悉臻長疏大議慷慨屢陳謫然風采出乎搢紳寇發嶺南猖狂不臣通彼鬼夸毒我天民妻子以驅室廬以焚降之則變撫之不馴一方瘡痍嗷嗷呼寃朝廷軫憂擇使在人命君以往萬里其勤去惡

務本豈曰不仁數百就擒戮於逡巡賊怨我當民枉我伸於今幾年一邉無塵君之剛果温造其倫聖奬休烈屏諸讒言擢為侍從寄以藩垣邠寧一道制于中軍忽焉疾至不起以聞天子震悼惜其忠純嗚呼既鍾其才弗以壽存一舉之功亦已不泯我實知君嘗以表論今也云亡痛楚悲辛尚饗

祭英烈王文

年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英烈王之神惟王孝於其親

可以訓天下之為人子者忠於其君可以訓天下之為人臣者惟忠孝之至誠與天地而不泯宜乎廟食兹土仰之如在某嘗叨近輔來守是邦憂國愛民此其職也今春稼方立霪雨大至川源奔注田畝浸溢生民之命實繫於斯人將不堪神豈無意救兹億兆非王而誰尚饗

范文正集卷十